

懷其致一也後之權
應於斯

RSHI SHU SHUFA SHIYI

20 世纪书法史绎

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
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
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
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
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
於著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隨室宇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
俯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
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
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
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 世纪书法史绎

毛万宝·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书法史绎 / 毛万宝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12

(毛万宝书学论集)

ISBN 978-7-5336-6414-5

I. ①2… II. ①毛… III. ①书法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J292.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第 258972 号

书名:20 世纪书法史绎

作者:毛万宝

出版人:朱智润

责任编辑:黄书权

责任印制:王琳

装帧设计:何宇清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3683010,3683011,3683015

排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551)44569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20×960 1/16

印张:25.25

字数:340 千字

版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6414-5

定价:51.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总 序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教授、博导 章祖安

毛万宝君书学论集编成，嘱我为序，我高兴地答应了。为什么高兴？首先因为他是一个诚实人，集中所写都是他所持真实观点的反映；二是他嘱我为序，并非看重我的名气（名气比我大的人多得很），而是长期以来私淑于我，同我在心灵上颇多相通之处；其三，我同意作序，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万宝君寻探书法精微的学术水平够格。

万宝君的书学论集拟出五卷，即《书法美学概论》、《书法美的现代阐释》、《20世纪书法史绎》、《当代书坛批判》和《兰亭学探要》，每卷25万言上下。如此规模，虽谈不上巨著，亦可谓小有所成，毕竟，这些文字绝大部分都是作者利用业余时间，在非学术环境下写出来的啊！

万宝君告诉我他是一个幸运的人，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大学读中文系时，正赶上学术界的美学热与书学界的书法性质问题大讨论。他正是受此鼓舞，一步一步走向书法美学探索之路的。他的第一篇书法论文（即本科四年毕业论文）便是《试论书法艺术的共同美》。这篇文章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平常，然在当时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当时的人们，还没有从“阶级性”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论书法也不忘强调所谓“阶级性”问题。对此，书学界已有一些论者表示质疑，遗憾的是他们仅通过“对话体”托出观点而已，缺乏应有的学术力度，从而也就无法使读者心悦诚服。万宝君看到这些，便从“书法艺

术的反映对象”、“书法艺术的二重性”和“书法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三个方面去进行论证,在学术层面上最终确立了书法艺术“只反映共同美,而不反映阶级美”的符合史实之见解。

从美学角度研究书法,使万宝君很自然地拥有了一个高起点。搞书法研究,可以就书法谈书法,这是那些创作高手们的擅长,他们有实践经验,一谈就能谈到“点”子上去,给后学者以有益之启迪。但从人文学科高度来看这类研究,由于一味斤斤于“技”(形而下)而缺乏“道”(形而上)的关注,学术价值显得较为有限。因此,学科意义上的书法研究,更有赖美学(以及哲学、文化学、心理学、艺术学)等学科的介入。一旦有了美学等学科的介入,关于书法的本质构成、创作规律、形式要素、美感类型、审美范畴、接受原理、流派特征、风格样式、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艺术间的复杂关系等,就可获取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在宏观上有力引导当代书法创作健康发展。万宝君自知只是个书法爱好者,不敢“就书法谈书法”,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书法美学的探讨上来了。从涉足书法研究的1984年开始到新世纪的今天,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他不仅写出了数十篇书法美学论文,而且还写出了一部近20万言的专著《书法美学概论》。其中,部分论文发表后,还立即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造型艺术研究》全文转载。他的高起点,无疑为他日后赢得书法美学家的称号奠定了基础。

万宝君书法美学方面的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他对书法本质有自己的独特认识,没有人云亦云,没有像当今书坛某些理论家,美学文章写了一大堆,但都在致力解说、证明他人的基本观点。关于书法性质问题的讨论上世纪80年代初开展得挺热闹,大家提出了“形象”说、“抽象”说、“写意”说、“造型”说、“抒情”说、“意象”说等不同看法。万宝君没赶上大讨论的热闹,他介入书法美学研究时,关于书法性质问题的讨论已转入“沉潜期”。然而,在“沉潜期”内,他的第一篇书法美学论文(即前述《试论书法艺术的共同美》)便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书法艺术就是塑造汉字造型形象和展现书家审

美意识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随后,他又写出《论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构成》一文给予详论。万宝君的书法性质观通过他自己的论证,已经得以初步确定,至于有多少读者予以认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此为基点,比较顺畅地展开了一系列书法美学问题的解说与探析,既使他的整个书法美学研究保持了一贯性(不像有的理论家后期观点同早期观点打架),也使他的整个书法美学研究凸现了体系性(涉及书法美学方方面面的文章互为依存,系统而有序)。从方法论来看,万宝君最初的书法美学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思想、以反映论原理为理论依托的,尤其在探讨书法本质问题时如此。这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结论固然难下,但时代局限性却历历在目。好在万宝君很快自觉地走出了这种时代局限性,否则,日后的一系列书法美学成果也就无法酝酿成熟,我们也就看不到论集中的美学卷频频闪现独到思想了。

虑及客观条件的限制,万宝君从事书学研究本来打算只专攻书法美学一门,其他概不涉及,以免精力分散什么也写不好。但在研究展开过程中,他还是经不住“史”的诱惑,更摆脱不了“史”的纠结,毕竟,“论”不能百分之百地自说自道,有时必得通过“史”的检验、寻求“史”的支持。缘于此,他一边把主要精力用之于书法美学研究,一边又坚持阅读有关书法史学著述。至于对书法史学的探讨,开始时他只选择了一个很小的“点”,这就是关于1965年以来的兰亭论辨研究。兰亭论辨研究作为一个学术课题,万宝君之前还很少有人成系统地关注过,这显然体现了他志在“填补空白”的学术理念。在万宝君看来,断代史研究也好、通史研究也好、书家个案研究也好,虽然不乏深入之空间,但介入的人太多了,没有得天独厚的资料优势,没有卓尔不群的治史能力,决难推出有价值的新成果来。也许,万宝君的个性化抉择感动了冥冥中的上天,2005年初万宝君幸运地调到兰亭书法研究所工作,当初的小小偶涉,竟变成他今天的主攻方向之一,而且有了论集之五《兰亭学探要》的收获。

万宝君偶尔介入书法史学研究,兰亭论辨只是其中一个支“点”,

除此,还有另外两个支“点”,即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回顾(今收入《书法美的现代阐释》)与20世纪整个书法理论研究回顾(今收入《20世纪书法史绎》)。

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进行回顾,显然是万宝君从事书法美学研究的合理延伸。我们知道,从事任何一门学科研究,都得了解该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否则,就会瞎忙乎:自己费九牛二虎之力写出的东西原来早被人家谈过,而且人家谈的比自己还要深刻得多。当然这种了解不一定都要写成文章。万宝君将这种了解写成了文章,目的无非想把自己的有关思考“凝固”下来,既方便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有个参照,又方便他人开展同类研究有个参照。得力于从事书法美学研究养成的宏观统摄之习惯,万宝君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首先来了个鸟瞰式把握,认为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间的书法美学研究,主要应对当时社会精英分子大多不承认书法为一门艺术的思潮,着重阐述的是书法与其他艺术的共性,以便让书法加入“艺术”之籍。而到80年代初的书法性质问题大讨论,人们关注的则是书法同哪些门类艺术具有相同之属性,可视为替书法找朋友,用文雅的话说就是“别类”。大约从1985年前后开始,书法美学研究出现了探讨书法独特性质的“个性化”尝试,标志是这种书法性质的界说,只能用来释读书法,而不能用来释读其他任何一门艺术。因此,从“入籍”到“别类”再到“体性”,就准确勾勒了20世纪书法美学的发展轨迹。

粗线条是规律把握,要真正把握具体形态,个案分析就变得不可缺少。万宝君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进行宏观扫描之后,还陆续投入到一些大家书法美学思想的微观剖析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他撰写的《论朱光潜的书法美学思想》、《论宗白华的书法美学思想》、《李泽厚书法美学思想寻绎》、《从“抽象”说看林语堂的书法美学思想》和《走出尘封的“序言”——张荫麟书法美学思想探微》等文。这样,有宏观,有微观,读者读之自然可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产生一个清晰而立体的印象。

应陈振濂之约,万宝君相继为1993—1994年度和1995—

1996年度的《中国书画篆刻年鉴》撰写理论述评。随后,他竟由此作时间段上的前后延伸,有计划地写出了1997—1999年度、1971—1992年度、1901—1970年度的书法理论述评,等于以论文形式完成了一部详备的《20世纪书法理论史》,这对当代书法史学来说,显然是个非常难得的奉献。

2008年9月,他又应约为上海书画出版社七卷本《中国书法史绎》撰写20世纪部分,这就是收入《20世纪书法史绎》“正编”中的内容,与“副编”理论回顾正好合为一璧——有语境有人物、有创作有理论;有点有面、有史料有史实,精彩展示了20世纪书法的全景画面。

万宝君为人平和厚道,但并非“乡愿”,他的性格亦有嫉恶如仇一面。当他在研究、交往过程中,发现一些理论大家观点偏激悖离实际,发现一些书坛时弊严重干扰书法事业发展之后,便禁不住愤愤然拿起笔给予毫不留情的批驳与针砭。

关于理论批评,万宝君写出的重要篇目有《论书法学体系的文化困境》、《新视角·新资源·新思想——关于书法美学出路问题的三点断想》、《论刘纲纪书法美学思想的内在矛盾性》、《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么?——就书法定位问题向熊秉明请教》、《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论启功在〈兰亭序〉研究中的矛盾表现》和《历史·文化·书法——〈红月亮:‘兰亭序’解读〉批判》等。这些篇目,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的新尝试,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的学科发展方向,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家的学术观点,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家的研究性格,不仅把握准确、驳斥得当,而且充满思辨色彩,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这里我要特别一提的,是万宝君上述驳熊秉明先生一文。20世纪80年代初,熊先生以其《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奠定了他在书法理论界的地位,其方法论亦为当代书法理论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些自是功不可没。但其看似严密实属机械的方法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的书法艺术。时隔不久,熊先生又别出心裁,提

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而且不遗余力，在不同场合下给予论证、演讲，好像真的发现了一个伟大真理似的。此说一出，书法界的芸芸众生几乎全都欢呼雀跃起来，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在从事一项超越所有行当的艺术事业。搞理论的人，更是纷纷撰文“跟进”，只有极少数头脑清醒者私下表示异议。万宝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毅然写出上述驳熊先生之文，而且态度明确、直指其谬——“首先，熊先生本人的具体论证，只能推导出‘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换言之，说‘书法代表中国文化最核心部分’亦可）的结论”、“其次，熊先生这一提法带有文字游戏性质”、“其三，熊先生的所谓‘文化核心的核心’之提法，错误地理解了‘文化’、‘哲学’与‘书法’三者间的本来关系”，因此，“熊先生所谓‘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之提法并不能成立”。

万宝君的书坛现状批评始于近年，由于观察之敏锐、捕捉之及时和分析之透彻，文章一经发表，即引起强烈反响。2003年，他的《组织官僚化：21世纪书法的悲哀》一文，由《书法》（第6期）和《美术报》（6月14日）发表后，除了那些受抨击者外，书法界的上上下下，包括具有创作实力的各级书协领导人，无不为之拍手称快。2006年初，应胡传海副主编之约，为《书法》所撰《2005年书坛焦点词释》，遴选出书坛十大焦点给予一一剖解，发表（第4期）后，亦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曹宝麟先生立即驰函赞道：“《书法》上的大作拜读，痛快淋漓，为浮一大白。”这篇文章长达20000余言，点击了当年书坛几乎所有敏感问题或事件，比如公正评选问题、书坛名头问题、活人编自己年谱问题、活人建自己艺术馆问题、报刊收取版面费问题、书协换届事件、启功是否“国学大师”问题、批评有效性问题、名家书法提名展事件、“大师”题字事件、名流“另面人生”问题和“艺术书法”展览事件等。对万宝君的一系列辨析及其见解，我也基本表示赞同。而且，我以为，当代书坛太需要像万宝君这样的勇士站出来激浊扬清，否则，书坛真的没有希望可言了。

不久前，万宝君坦诚相告，书法美学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很难再深入下去，加之时下主持兰亭书法研究所工作，于是决定改变以前主

攻书法美学兼及其他的做法，而代之以主攻兰亭学研究和当代书坛现状批评再兼及其他的努力方向。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万宝君一面做着艰辛的文献整理（他已主编一部三卷本的大型资料集成——《兰亭学文献汇览》，总字数300余万言，目前正在充实、校对之中），一面又冷静地观察着当代书坛潜存着的各种时弊。继《2005年书坛焦点词释》这篇带有“集束炸弹”性质的文章投放书坛之后，2006年下半年以来，他又连续撰写了数篇针对书坛时弊的批评文章，其中以《走出误区 重铸辉煌——给安徽书坛的几点建议》、《关于书学讨论会的主题及其他》、《头衔·笔名·通稿——读季羨林〈在病中〉随感》和《权术改写历史——当代书协组织“去功能化”走势透析》最为时人津津乐道。这几篇文章，有的是应编辑朋友之约而写，所以很快就见诸报端了；有的则因有关报刊改变发稿方针，而无法及时同读者见面，无奈，万宝君只得将它们先放到有关书法网上展示，如今皆收入万宝君的书学论集《当代书坛批判》卷中，读者自可尽情翻阅。

读万宝君的书法批评文章，我还感到，他的批评态度端正、批评目的健康。首先，没有一篇文章是为了泄私愤，是为了哗众取宠，它们坚持的都是学术立场，不管什么问题皆能抱着理性、审慎的态度去加以解剖，虽爱憎分明，但绝无乱挥棍棒之嫌。再者，他的每篇批评文章发表时署的都是真名，从不用笔名，以示敢于承担责任，这点尤为难得。

万宝君因疏于外语，失去读研深造的机会，每念及此，我都不免一番感叹。让我欣慰的是，他能不向命运低头，醉心书论，勤奋笔耕，在非学术环境下托出了无愧当代书学的一连串成果。万宝君平时读书面广，知识丰富，加之擅长思辨，故不下笔则已，一下笔便有汨汨其来、源源不竭之势。想写、会写、勤写，这自然令人羡慕，但我想提请万宝君注意的是，从事学术研究不同于写畅销书，在控制速度的同时，更要控制数量，决不可“下笔不能自休”（这在晋朝大才子陆机那里尚以为病哩）。而今，万宝君正当盛年，我于万宝君有厚望焉！

序

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周俊杰

数年前,应毛万宝之请,为他编选的个人论集《书法史学新论》写了序,交《书法导报》发表时,冠题《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毛万宝书法史学研究特色寻绎》。但去年在南京召开“2008 中国书法金陵论坛”期间,他告诉我,近期接受一位出版界朋友的建议,将自己的论集分主题编选,打散了原先的“美学”、“史学”与“批评”三大块,而改为现在的五卷本形式,即《书法美学概论》、《书法美的现代阐释》、《20 世纪书法史绎》、《当代书坛批判》和《兰亭学探要》。因此,我为他写的原序,只得作为“附录”收入《20 世纪书法史绎》之后。作这种处理,对万宝来说也是迫不得已,我自然表示理解,并欣然答应为他的《20 世纪书法史绎》重新作序。

万宝重新编选的《20 世纪书法史绎》,分“正编”与“副编”编排,正编收入关于 20 世纪书法语境与重要事件的通论,副编收入关于 20 世纪书法理论的述评。由于副编内容曾收入原先的“史学新论”,我曾作过较详介绍与分析,读者可从本书“附录”中翻看,这里不再赘述。这里着重介绍与分析的是其正编部分的内容。

听万宝介绍,正编撰于 2008 年底,系应友人之约为上海书画出版社七卷本《中国书法史绎》“末篇”而作。我翻看样稿后觉得,正编本身就是一部很完备的《20 世纪书法史绎》专著,虽然其字数只有 10

万余言。

新时期以来,书法理论界对20世纪书法史已有较程度的关注。据我所知,由沙孟海书学院和安徽美术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专题研讨会——“全国近现代书法研讨会”,就连续召开了两届,首届是1994年于黄山市召开的,第二届是1996年在宁波市召开的。除此,全国性的各大书学研讨会与书法报刊,也发表了为数不少的近现代书法研究单篇论文。专著中较具代表性的则有陈振濂著《现代中国书法史》、于茂阳等主编《20世纪中国书法史》等。至于我本人,在20世纪书法史研究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其中重要的单篇论文有《关于中国近现代书法史分期问题》、《当代书法史刍议——兼论书法史观建设》、《世纪书坛风云录》和《当代中国域外书法交流志》等,系列论文有《动荡中的转型——论清末民初至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书法》、《走出低谷——论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书法》和《超越历史 步入多元——论20世纪80至90年代的中国书法》等,专著形式的成果亦有《当代书法史论纲(1949—1993)》问世。这些前期成果,不论学术水准如何,对万宝来说,都会构成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受惠的,时人已为他奠定了较为雄厚的史料基础,不至于“白手起家”,如果“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开始,那么研究起来将更加艰难;其二则是挑战与超越,万宝必须考虑如何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把研究向前推进,否则就会成为无效的重复劳动。而“超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没有更坚实的理论积累与更开阔的理论视野只能徒叹奈何。

让我感到惊叹的是,万宝面对挑战,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超越”,在许多环节上都做到了独特己见、发他人所未发——

首先,万宝以十足的“百年”为叙述对象,完整性超越了前期成果。前面提及的前期成果,大多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有的甚至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所以,就叙述对象而言,所谓“百年”是得打点折扣的。万宝由于动笔于21世纪的第八个年头,很自然地保证了叙述对象上的完整性。叙述对象一完整,许多新的问题也就随之凸显出来,比如市场经济大潮对书法的冲击、书法学科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

书法国际交往中的民族文化立场坚守,等等。

其次,万宝以准确的把握,纠正了前期成果中的史料运用之偏颇。前期成果有段文字在谈及20世纪20—30年代文字改革浪潮冲击书法生存时,曾引用了瞿秋白《新中国的文字革命》中的言论:“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就是要完全废除汉字和文言,采用罗马字母和拼音制度,造成一种新式的中国文字——几万万群众所能够运用、容易学习而且可以用来参加高深的学术文化生活的一种文字”、“采用罗马字母,而不采用注音字母——现在大多数的国家都用罗马字母”。瞿秋白的这段言论当然不成问题,问题在于,瞿论属于20世纪上叶文字改革运动的第三阶段(即“国语罗马字运动”),而引述者却将它误置到第四阶段(即“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前两个阶段分别为“切音字运动”和“注音字母运动”)。瞿秋白在参加第三阶段“国语罗马字运动”之后,还接着参加了第四阶段“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向1931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提交了完整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对这一复杂史实,引述者并没有弄清楚,因而就出现了上述史料运用之偏颇。好在偏颇已在万宝笔下得到准确纠正。

其三,万宝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隐于书法事件背后的深层次社会政治因素。新中国诞生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先后下设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和舞蹈家协会等,就是没有书法家协会,从而使书法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得以实现,关于这一现象原因的探讨,前期成果都有所涉及,但万宝却能向前跨进一大步,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中寻找更为深刻的原因。他认为,前期成果所说的有些原因固然无大错,但基本上都属于次要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建国以后我国文艺领域长期奉行“二为”方针(即“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是“二为”方针最终决定了书法长期被遗忘的命运。无疑,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新见解。

其四,万宝以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一些与他人相反的结论。20世纪虽然刚刚过去,离我们还比较近,但有些事件因其复杂性,已让我

们辨析、把握起来感到十分困难。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时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大字报”。大字报是用毛笔蘸墨汁写在大纸上、贴在比较显眼的墙面上的,内容多为抄报,也有喊口号、揭发他人“政治污点”、批判他人“政治观点”或“政治立场”这些东西。大字报作为特殊时代的政治工具,艺术性自然谈不上,于是,人们无不称之为“恶札”。只是在前期成果中,有的论者认为这种“恶札”催生了随后出现的“书法热”,甚至说这种“恶札”为新时期书法的复兴培养了骨干力量。而万宝则通过冷静而细致的分析,认为“恶札”就是“恶札”,与“书法热”及其骨干力量没有一点关系。还有,人们对“’85 现代书法”之后的所谓各种“现代书法”探索,一般都以“现代书法”冠之,但万宝从“现代”的五大特征出发,来考察书法的所谓“现代”问题,认为书法根本就不可能“现代”,一旦“现代”它就不再是“书法”,于是,他在正编第三章第一节中把大家(包括过去的他本人)习惯上所說的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各种“现代书法”探索,直接称之为“艺术化的跋涉”。万宝的结论,也许还有商榷余地,但不随意盲从他人(甚至过去的自己)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最后一点要说的是,万宝以独到的史识搭建了全编的框架。万宝告诉我,他接受约稿时,《中国书法史绎》主编已为该编(篇)拟定了初步之框架,但动笔写了几节内容之后,他忽然发现原框架设置“重复”别人的太多,若照此写下去,那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微乎其微了。于是,他毅然调动自己的思考与史识,对全编(篇)框架进行了重大调整——能就则就,不能就的则推倒重来;无意义的一概删除,有意义的则补充进去。经过反复斟酌,终于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框架设置。可以说,在这个框架设置中,20 世纪书法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都体现了出来,而且不落俗套、超迈他人。特别是其中的“书法美学与学科建制”、“传统资源与民族立场”和“国际空间的拓展”,为过去任何一部 20 世纪书法史著述所未系统深刻道及。有史识,有创见,这就是价值!

1928 年,沙孟海先生在他的《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说:“本篇所以

不说整个的书学史。单说那近代一小部分,只因为古代的书学,你也有论文,我也有批判,已经够详备——不但详备,而且很复叠的了,所以索性撇开不说。”八十多年过去了,沙先生所说的情形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愈发严重,这是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受整个学术界“国学热”之影响,大家的研究兴趣纷纷转向古代书法史领域,而且多数偏于考据性,选题越来越小。再加之全国书论会在评选、评奖环节上的推波助澜,使得古代书法史的成果明显大于其他各类研究。至于20世纪书法史研究,虽有我在前面提及的一些前期成果,但比起古代书法史研究来,尚显得微不足道。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关于20世纪书法史的研究都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因此,万宝向我们推出他的《20世纪书法史绎》(包括正编与副编),便具有极其难得的填补空白之意义。

写序的过程也是细心把握对象成果的过程,通过《20世纪书法史绎》书稿的浏览,我越发感到,万宝不仅在书法美学研究方面取得不菲之收获,而且在20世纪书法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不让时贤的奉献!

2009年5月于中州挥云斋

目 录

001 | 序(周俊杰)

正编 新语境·新挑战·新举措

- 003 | 引言
- 011 | 第一章 乐园遭劫
- 014 | 第一节 现代教育和士的消逝
- 023 | 第二节 书法泛文化传统的断裂
- 039 | 第三节 书法生态危机
- 059 | 第二章 自律与复兴
- 063 | 第一节 被遗忘的角落
- 072 | 第二节 大字报与书法热
- 084 | 第三节 文化思维的对逆现象
- 102 | 第四节 书法美学与学科建制
- 125 | 第三章 未来叩探
- 130 | 第一节 艺术化的跋涉
- 152 | 第二节 传统资源与民族立场
- 174 | 第三节 国际空间的拓展

副编 新对象·新思考·新解说

195	第一章 碰撞于古典和现代之间
	——1901—1970 中国书法理论述评
196	第一节 承续传统:醉心国故整理
206	第二节 借鉴西学:拓展全新领域
220	第三节 托身报刊:收获系统成果
237	第二章 沉重的起飞
	——1971—1992 中国书法理论述评
239	第一节 兰亭论辨再掀高潮
247	第二节 书法美学异军突起
257	第三节 书法批评艰难起步
266	第四节 书法创新研究走上前台
277	第五节 书法史研究进展有序
291	第三章 书坛入静求理致 大有作为学术年
	——1993—1994 中国书法理论述评
292	第一节 圈外人的介入:文化品位实现大提升
294	第二节 史学面的关注:研究方向来了个急转弯
298	第三节 研讨会的红火:官办与民办并驾齐驱
300	第四节 方法论的觉醒:从哲学高度反省自身
304	第五节 当代史的准备:为理论家立传存照
306	第六节 全国展的反思:批评大力度干预现实
311	第四章 向纵深处掘进 沿系统化构建
	——1995—1996 中国书法理论述评
311	第一节 关于书法美学研究
314	第二节 关于书法史学研究
317	第三节 关于书法批评研究